

行走烟台

“行走烟台”是本报针对烟台(含各县市区)本土文化、风土人情推出的专版报道。如果你生活在烟台,对烟台的历史文化有独到见解,或者与烟台的某些人或事儿结下不解之缘,都欢迎提供新闻线索或投稿,来稿请注明作者姓名、地址、联系电话,稿件一经采用,稿费从优。

新闻热线:967066

投稿邮箱:qlwbmxs

@vip.163.com

投稿邮箱:烟台市芝罘区环山路3号润利大厦1605室 毛旭松收 邮编:264003

养马岛名的来历

□王岳

养马岛一名其实只是清代以来的俗称,它的本名叫做莒岛。岛东南方向陆地上傍海有个村子,叫莒城。莒岛与莒城在地理和名称上都存在着对应关系,它们当初究竟因何命名?

话说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吞并周边邻国后,将原西部邻国遗民如牟人迁往齐国东部边境,而将原东部邻国遗民如莱人迁往其西部边境。有人推测,莒城和莒岛很可能是当时莒人东迁后的一个定居点。然而,终究是因为时间久远的关系,唯有文献和考古发现的证明。

莒岛后被俗称为养马岛有两层原因。首先是岛上确可能曾经

养马。胶东海岛中的荒地作为马场,有实例可证,如黄县的嵎母岛,明代永乐年间曾有几十顷土地被赐给山东备倭都指挥使卫青作牧马场。养马岛内的村子“马埠崖”,其地水深岸阔,而地名又很像是装运马匹的埠头。在清代马场废弃后,还能延续养马岛的名字,则可能要归因于始皇帝的影响力了。牟平城东四十里有系马山,北宋太平寰宇记云:“古老相传:始皇游此山,揽草系马,至今山中草春生,并皆垂屈,若人系结之状,俗云系马础。”养马岛对岸戏山,明代焦志又称为憩山,传说始皇帝曾在此驻蹕,故名。到了清同治重修州志,恐怕是由其近傍的“养马”岛名产生灵感,人们把系马山的传说移植到戏山,于是

戏山又被改为系山,秦皇系马;反过来,养马岛秦皇牧马,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这样,养马岛虽然不再曾养马,可这一名称却经由秦皇牧马的传说而在民间记忆中永久地固定下来。

养马岛又被当地人叫做“象岛”,岛东北隅海中,有一块巨大的礁石,像一头饮水的大象,故名。

地方文献记载的莒岛最早的历史事件发生在金朝末年,自杨安儿率领红袄军进入登莱地区开始,流寇、官兵、地方割据势力互相攻伐,半岛充满杀掠和相伴生的饥馑。有海水阻隔的莒岛便成为宁海州人躲避兵燹的绝好场所。此时,一位十几岁的少年应势而生,担负起了率众保卫莒岛的

重任。少年英雄名叫孙海,可惜因为时代久远,记载太简略,对他没有细致描述,只说他“聪明勇捷”,才十七岁就以军功任牟平县令,累迁至宁海州同知。

岛上历史人物还有明代的张惠。张惠,字天泽,养马岛西张家庄人。弘治乙丑进士,历陕西咸宁县,工部主事。嘉靖二年以郎中升河南彰德府知府。为人“赋性廉峻,不畏强御”,奏革辖境内临漳王府镇国将军禄米三分之一,谪其家人七人充边。然而得罪了藩王的张惠也被降职为河东县运同知,在愤懑中去世。

窃以为,我们该为之塑像纪念的应是这样土生土长的优秀人物、海岛的守护者,而不是某某帝王虚无缥缈的神马。

话说三牌口街

□陈文念

登州古城牌坊众多,共计53座,其中陈氏家族就有9座,约占五分之一,现在就说三牌坊。

登州曾有一条古街,人们称为“三盘口”或“三排口”,其实,它的真实叫法应为“三牌口”。“三牌口”之说,起源明朝,它是依本街三座牌坊的出口而得名。

明弘治甲子年(1504年)东陈家陈善之子陈鼎在乡试中中举,并名列第一,俗称“解元”,也称“经魁”,后于弘治乙丑年(1505年)中进士。陈鼎之子陈其学则在明嘉靖辛卯年(1531年)乡试中中举人第一名,明嘉靖甲辰年(1544年)中进士,因而有父子进士、父子经魁之说。于是,他们曾居住过的街路便被人们称为“经魁街”、“聚魁街”。官府为褒扬先进,鼓励人们读书取仕,就先后在街上建了两座牌坊,是为“父子进士坊”,“父子经魁坊”。

陈鼎、陈其学父子二人曾先后在明弘治、正德、嘉靖、隆庆、万历五朝任制。

陈鼎初在朝中任“给事中”,因弹劾太监会监之子廖凯,获罪于廖堂、刘瑾之流,遭陷入狱。幸获兵部尚书王守仁、礼部尚书杨一清上书力保,才将陈鼎削职为民。回乡十年,嘉靖复出,不但平定了商洛之乱,还两控边陲,抚馭西宁,西出大漠之哈密达九年之久。后升为浙江按察使,再升为南京应天府尹而卒。

陈其学在朝为都御史,巡按湖广、两淮,因诛李总兵,弹劾锦衣卫都督陆炳而获罪于严嵩、陆炳之奸佞,戍边大西北二十五年之久。由“金事”升为千大都督、兵部左右侍郎、右都御史、刑部尚书。

父子二人戍边卫国长达32年,这在历史上是少有的,对维护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立下汗马功劳。

明王朝为表彰陈鼎父子的功勋,在陈家地纱帽街之北,沿经魁街又建了一座“恩荣坊”,这三座牌坊的出口处即被人们称为“三牌口”。今三座牌坊已不存。

□于华

我领着老婆孩子到商场买衣裳。在商场门口,孩子看见有人在卖热奶油爆米花,嚷嚷着买了一大包给他。看见孩子抓起一大把爆米花塞进嘴里,没勾起我的馋虫,反而勾起了我小时候对爆米花的回忆。

那时候,营房家属区门前只要传来“爆爆米花啦”的吆喝声,孩子的耳根立马竖起来了。先是飞快地到大门口瞅个仔细,再“刺溜”一转身飞快地跑回家。不一会,只见手里或端或捧着一个瓢,瓢下再垫个白色的布袋子,三五成群结伴地聚集到传来吆喝声的门前的小推车旁。不一会,小推车就长出一条长长的尾巴来。

这个时候,孩子们才互相瞅瞅别人都来爆什么米花。只见瓢里碗里有盛的着白花花的大米,有的盛的着黄橙橙的玉米粒。个别小孩手里还有一个小纸包,那里面包着一块糖精。那时候糖得定量供应,甬管白糖还是冰糖,都是稀罕货,可糖精不稀罕,虽说糖精有甜味,但我打小就对糖精没啥好感,因为它太甜了,甜得咂舌,除了蒸发糕添加糖精在外,似乎最大的作用就是在爆爆米花时能用点。

那个吆喝爆爆米花的人,是

一个胡子拉碴的中年汉子。只见他从一辆小推车上卸下来一台黑乎乎爆米花机,一尊锈迹斑斑的小铁炉子和一个破旧的木制的手拉风箱,还有一袋脏兮兮的麻包被解开绳,散露出一些小煤块来。先用铁架子安装固定好爆米花机,机子下面摆着铁炉子,炉子里面装着木柴煤块,最后再用铁皮管把风箱和炉子连接上,就开始点起火来。火苗一蹿,孩子的欲望也跟着燃烧起来。

排到第一名的孩子,是最幸运的。因为他将第一个品尝到心目中的美味。孩子把小瓢递给中年汉子,满满的玉米粒被倒进爆米花机,倒进那个黑乎乎鼓溜溜的肚子里。汉子用力把爆米花机盖子一扣,再架设在铁架上,猛力拉起风匣子往炉膛里鼓起风,火越烧越旺。汉子慢悠悠地摇动着机身,孩子们眼巴巴地瞅着,耐着性子等着。孩子对机器鼓溜溜的身段充满好奇,那么狭小的肚子,咋会蹦出那么一大堆的米花呢?所以能够爆爆米花的人,在孩子眼里就跟孙悟空一样,都是神奇人物。

十几分钟的光景,汉子瞅瞅摇把上的仪表,停住火,再把机子从炉子上取下来,挪移到一个长长的面口袋里。这时,是孩子最紧张害怕但也最期盼的时刻,大家纷纷捂住耳朵眼,侧着脸眯着眼盯着汉子的一举一动。个别



胆小的孩子会跑出十来米远,生怕那声爆响会崩坏自己。

汉子用脚踏了一下机子的开关,只听“嘭”一声巨响,一股热浪窜进细长的面袋子里,紧接着烤玉米的香气就在空气里弥漫开来!

尽管捂紧了耳朵的孩子,依然被吓了一大跳。响声过后,孩子赶紧撑开自己的面口袋,凑上前来。汉子拎着细长面袋子,把里面的东西倒进孩子的口袋里。贪嘴的孩子,掏出一把米花塞进嘴里,拎着一大袋子的爆米花转身就想走。汉子见状,假装生气呵斥道:“你给钱了吗?想跑啊?看俺不扇你两撇子!叫你记吃不记打!”

孩子这才想起来,自己光知道吃,却忘了掏钱,给心目中的孙悟空支付劳务费了。

看到这个家伙的囧样,其他围观的孩子们哈哈大笑。笑声逗惹得一颗颗玉米粒也裂开嘴笑了起来。

“嘭”、“嘭”的响声,让孩子们手里的袋子盛满了快乐。即使是日子再艰苦,只要捧出一小把爆米花,慢慢地品尝,细细地咀嚼,幸福的感觉溢满了舌尖。

那时的生活是如此的简单。现在想起来,其实也没有什么遗憾,因为生活越简单,才越能寻觅到幸福的真谛。

海上渔俗镇口子

□刘文权

安全港,渔家称口子,它是渔船团圆的大家庭。它把风险锁在门外,又把太平揽在怀中。口子不仅给渔船入了保险,又把人心拢到一块。在岛上,只要说修口子,即使退了休的老渔民也都自愿解囊相助。口子是神圣的,渔家总是从这里载着希望出海,又在这里卸下丰收的喜悦。这方招财进宝的吉宅福地,决不允许邪恶与晦气来玷污,誓不让灾祸去沾边。岛上人,不定期地举行镇口子仪式,已成渔俗。

2003年农历正月二十九,长岛县大钦岛东村安全港是一片沸腾的海洋。这个口子,呈“6”字形,可谓四面风能防,八面风不犯,是全村第二个“家”。这天上午,全村所有的船,不论是大马力钢壳船、小马力机帆船、登陆运输船、养殖拖头船还是值班的哨船、护海的警船、潜水的大头船,就连钓鱼下笊

的网挂机船和小舢板也不缺席。船不分大小,取不论高低,都要来沾一沾“镇口子”的光,来显一显渔家的威。

大中型船,每船必备鞭炮1万响,多者不限;小型船,自愿量力,数量不拘。对于这不成文的民约,渔家宁多勿少,都想为自家船争光。全村大小渔船备足了120万响的鞭炮,岛里商店供不应求,有的到县城或蓬莱、烟台去买。

这天8时许,口里的渔船挤得无缝插针。大船上,升起了国旗,挂上了大吊子;中小型渔船,插满了彩旗,系上了红布条幅。一挂挂鞭炮,拉在桅顶,挑在杆头,宛如一道道红瀑,飞流直下。经过冬闲坞修和油刷的渔船焕然一新,在大福字与春联的映衬下,港内是一片红色的海洋。全村妇孺童叟,不约而至,坝沿上的人墙把口子围得水泄不通。

镇口子仪式在一片喧闹的锣鼓声中开始了。这锣鼓家什有好几

套。先是不紧不慢,后是紧锣密鼓。那催阵的战鼓敲得海水震颤,击得环山回应。锣鼓止,主持人宣布“洒红”开始。只见一个彪汉,身着红衣、腰系红带,一手操刀,将一只大红公鸡就地宰杀。紧接着,他提鸡沿着口子坝边环跑,所经之处,观众让路,殷红的鸡血滴成一条红珠链,欲将整个口子“封锁”。待首尾相衔时,一声“领炮”骤响,此刻,所有渔船的鞭炮一齐点燃。

桅顶炸出了光,飞起了红;天上,回荡着响,弥漫着烟。一股股浓烈的火药味,扑鼻呛喉。节日里的鞭炮,是噼里啪啦,此刻的鞭炮,是万尾轰鸣。这震耳欲聋的爆响,没有间隙,没有断续,像万头雄狮怒吼,似巨浪拍岸惊人。这撼动天地的声浪,伴随着渔家对妖魔鬼怪的诅咒,寄托着对未来吉祥的渴望。镇口子的鞭炮是一场惊魂动魄的春雷,它炸走了村民的心头恨,迎来了渔家的开门红。

由于口子背后环山,港内扰音,鞭炮的炸声回响,所有围观者都掩耳闭目,心被揪到一起,任凭声浪肆虐。尽管听觉一时受到刺激,可渔家心里明白:这是正月里的吉响,早春的雷动。烟雾带走了恶魔,鞭炮红满了口子,渔家的心连同口子的污浊,得到一次彻底的大清扫。

原来,安全港在去年秋天曾被一股晦气所污。那是一个外雇工因醉酒猝死在一只船的舱内,经多日寻找,尸体才被发现。这一不吉之兆,正值秋汛旺季,引起渔家的忌讳与诅咒。多年来,渔家有个定俗,大凡在海上罹难的,装回的尸首均在沙滩上处理,口子里,决不允许“丧门神”入关。

民尊则神,民护则灵。大钦岛东村安全港,是渔家的聚宝盆。渔家相信,经过“镇口子”的洗礼,这聚宝盆会按着村民的意愿,春藏金,秋纳银,满盆生辉。